

· 京 剧 ·

辽宁省一九五九年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作品选

海瑞背纤

HAI RUI BEI QIAN

姜蓉蓉 杨元蔚 编 陶 魁 剧



春风文艺出版社

B5708/13

· 京 剧 ·

辽宁省一九五九年文艺观摩演出大会作品选

海 瑞 背 綽

徐菊华 杨元勋 稀 闻 编剧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62年 沈阳

海 瑞 背 綽
徐菊华 杨元勋 稀 閑 編劇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瀋陽市瀋陽路二號宮前里2號）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3號
瀋陽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787×1092毫米 $\frac{1}{4}$ ·1 $\frac{1}{4}$ 印張·21,000字·印數：7,001--22,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2次印刷 統一書號：T10156·118 定價(7)0.16元

第一場

時 間：明嘉靖四十年秋。

地 點：松江府，張國公行轅。

人 物：旗牌（張彪）、張興、四校尉。

〔前奏曲，幕启。〕

旗：（內白）呔！轅門外，文武官員听者，國公有諭，因代天巡狩，登程在即，一概免參免見，手本留下，你等在江邊渡口，听候訓諭！（內應：“卑職等告退。”“掛灯城”上）

武將，

武將何必用韜略用韜略，

文官無須有文才，

若能人前顯權貴，

須待時機與美差與美差。

這次走过十府地，

胜过當朝做太宰做太宰！

想俺張彪，跟隨張國公，代天巡狩，查看天下各府州縣。

到处百姓，跪迎跪送，好不威严人也！国公出京之时，立下定例，每到之处，都要敬献伏馬銀万两。可恨有些官員，故意拖延，严先生施以杀一儆众之計。嘿嘿！就有这倒霉的寿昌县令薛礼勤，竟做了教猴之鷄，刀下之鬼！只吓得各州府县，献金的献金、献宝的献宝，有的官儿，将他的嬌妻、美妾，也献与了国公，这这这！哈哈哈……（介）張兴！

兴：来啦！来啦！（对）上吃天鵝肥又嫩，秋后螃蟹我頂盖肥！参见二爷！

旗：張兴！文武百官的手本，可曾收齐？

兴：不但手本齐啦，連这手本里边的礼单都齐啦！您这份在这儿哪！（介）

旗：張兴！少不得你……

兴：有道是：主显奴也貴，肉肥湯也肥！（同笑介）

旗：張兴！国公少时，就要登程，吩咐外廂，小心伺候！

兴：是！（音乐起，内白：“国公出堂！”）

張：（上引）代天巡狩查貪官法度森严！

（詩）欽賜金印上方劍，

諸事随心口代天，

百官万民俱叩首，

席卷珠宝岂費难！

本爵卫国公，督御史，欽命巡按大臣張志伯！大明嘉靖皇

帝駕前为臣，只因國庫空虛，盜賊云起，地方又有旱澇之灾，多蒙严閣志保奏，命我代天巡狩，圣上欽賜上方宝剑，先斬后奏，本爵出京以来，所过州县，倒也知識达务，但，也有少数刁頑之官，輕者被老夫杖責，重者革職查办！

旗：启国公，百官已到江边听訓，現有手本收齐，請国公大人查看！（介）

張：严先生哪里去了？

兴：严先生申斥淳安县派来的下书人哪！

張：哦？有这等事？有請严先生！

兴：（照白）有請严先生！

严：（上，念对）螳臂擋車自寻死，
蝼蚁竟敢撼泰山！

参见国公！

張：罢了！

严：将学生喚来有何訓諭？

張：此番去往严州，不知那里的官儿如何？

严：哎呀呀！慢說严州，就是淳安县，恐怕也去不成了！

張：呵！何出此言？

严：适才淳安知县海瑞，命人送来稟帖一份，内中言道：“此番，国公路过淳安，若按国公傳諭办事，有輕慢国公之罪，若效国公所过各府州县，官員們大肆款待，又恐違背国公傳諭，不知如何从事？特請国公示下……”依学生看来，

海瑞分明有意要国公繞道而行！

張：吓？老夫所到之处，各府州县，俱都夹道相迎，想这海瑞，乃是小小七品县令，竟敢如此傲慢，其情可恼！

严：吓，国公！象海瑞这样的刁官，若不給他个眼色看看，他們也不知代天巡狩督御史の威风！

張：嗯！張彪过来，（应介）命你去到淳安，曉諭海瑞，本爵命他准备大船五十只、繙夫四百名，伏馬飯銀一万两，本爵未到之前，俱要准备停当，若有迟延，小心他的前程！

旗：遵命！（下）

張：校尉走上，带馬登舟去者！

（大牌子下）

· 第 二 場 ·

时 間：某天清晨。

地 点：淳安县衙后菜园。

人 物：張千、李万、赵义、海瑞。

〔張千、李万上。〕

千：（念）在衙門当差多年，

万：（念）官不貪財真是奇談，

千：（念）海大人清廉公正，

万：（念）摸不著外快零錢！

我說伙計！这份差事，我可干不了啦！在衙門口当这些年差，把县太爷熬下好几任啦！也沒見過咱們这位老爷，自从上任以来，办什么清丈土地、减赋役……給老百姓倒是办了不少好事，可就不替咱們当差的想一想，一个月就守着这几錢银子，連点油水也沒有，偶尔找个零錢花花，叫老爷知道啦，还得挨板子！这还不說，就連衙門口里吃菜，还得咱們自己种，就这份差事，还不如回家卖萝卜去哪！

千：哎！我說伙計，你別这么說。

万：那我怎么說呀？

千：咱們种菜，可老爷他也沒閑着哇！自己种菜自己吃，这又有什么不好？过去咱們花錢，倒是挺方便的，誰在背后不戳脊梁骨？現在你看！提起县衙門来，嘿！誰又不伸大拇指呀！

万：您說的倒对，只是我一看見别的衙門口当差的，我就想……

千：咱們苦，可海大人他也不甜呀！每天吃的还不是跟咱們一样，熬豆腐嗎！今天老太太过生日，老爷才买二斤肉。

万：哦？今天买二斤肉？敢情是老太太过生日呀！（思忖）
哎！張千呀！我看这里有文章！

千：有什么文章？

万：我看这是給我們开方子。

千：什么开方子呀？

万：吓！你怎么連开方子都不知道呀？我告訴你，这是装穷，
买二斤肉，給我們看，意思就是叫咱們給湊湊份子！

千：是真的嗎？不能吧？

万：哎呀！官場中就是这一套，你忘了前任县太爷的老太太办寿，咱們当差的，还不是人头份，每人二两銀子，我看这回，換湯不換药，干脆，就順着杆往上爬，找咱們几个当头的，一个人給他湊二两，老爷要是高兴的話，往后咱們要是找个零錢花花，他也就睜个眼、閉个眼啦。

千：給老太太买点什么寿礼呢？

万：买什么？干脆，折干！

千：那老爷能收嗎？

万：有道是，官不打送礼的！

千：对！咱們湊銀子去！（下）

海：（上唱）我自从到薄安正印执掌，

上报君下安民气节冰霜。

秉公正减赋役土地清丈，

天下事忧不治治而即良。

今日里娘寿辰心中欢暢，

到菜园摘菜蔬奉敬高堂！

今逢老娘六十寿辰，但願老娘福体康健，欢度晚年。是我

来在菜园，摘些亲手所植鮮菜，以慰娘心。(介)如今連年灾荒，想朝中严嵩专权，我主一心求道，这民間疾苦，何以得知也！

(唱)願朝臣俱是那臯英伊傅，

願我主效法那尧舜禹湯，

天下治万事理更新万象，

那时节庆丰收国富民强。

[張千、李万上。

千：參見老爷！

海：吓！張千！你二人做什么来了？

千：回老爷！帮助您摘菜来啦！

海：此許小事，何用尔等！

千：老爷您看，这些菜都旱坏啦！只有这个黃瓜，长的还不错！今天是老太太生日，抻寿面，切点黃瓜，当菜碼儿！

海：吓？你們是怎么知道的？

万：老爷您甭問啦！我們还要給老太太叩头拜寿去哪！

海：你等公务甚忙，不必拜了！少时，待我在老夫人面前致意，我这里多謝了！

万：小差們还有一点心意，这这这！（欲介又止）

海：李万！講話为何吞吞吐吐？

万：給老太太买点寿礼！（拿出銀介）这是……

海：你等月俸微薄，家中还要扶养妻儿老小，快快收了起来。

万：这……（介）

海：嗯！这样的礼俗，非我海瑞生平所愿，你等速速收起，下次不可！

千：伙计！不是你说的吗？官不打送礼的吗？

海：嗯！

千：（互就）他说的！他说的！

海：再若多讲，定要掌嘴！

千：是！

海：海安投文可曾回来？

千：回禀老爷，海安投文，还没回来哪！依我看！等国公大人来与不来，得个准信，您再下乡劝农吧！

海：哎！国公来此与否，我也要下乡劝农！

万：可是今天老太太生日呀！我看您今天就别去了罢！

海：哎！岂能因私废公，速速备马，我到后堂拜寿已毕，即刻登程！

众：是！

海：（唱）母寿辰我本当把寿来庆，

因私废公理不应。

速速备马衙外等，

到后堂拜寿毕即刻登程。（下）

第 三 場

时 間：第二場次日。

地 点：淳安县郊。

人 物：李阿香、李克勤、旗牌、海瑞、众公差。

香：（唱）避賦稅一家人外地逃往，

最可叹二爹娘命喪他鄉。

海青天來淳安把土地清丈，

減賦役众鄉民紛紛還鄉。

實指望丰收年飢寒得免，

不料想天作惡連年災荒。（行弦）

天又这么炎熱，若再这样旱下去，今年的秋收，又无指望

了！（介）哎呀！天已过午，我快給我爷爷做飯吧！（一看）

唉！就这点粮食了，这頓要是吃了，晚飯就得挨餓，有啦！

我到外边找点野菜，也就将就兩頓了！

（唱）願蒼天速把甘霖降，

貧苦人好求得半口余粮。（挖菜介）

旗：（帶校尉上）这个倒霉的淳安县，还未曾得到，天又这般炎熱，口內焦渴，这便如何是好？（馬嘶介）哎呀呀！这馬也

該喂了！（看介）呸！这一丫头！走过来！

香：来啦；来啦！你們是做什么的？

旗：我們乃是欽差大人的差官，行到此处，口內焦渴，要你們捧出香茶来！

香：想我們种田人家，哪里有什么香茶？那有井台，你們到那儿喝水去吧！

旗：蠢丫头！竟敢叫欽差大人的差官到井台去 飲水，大了尔的胆！

香：慢說你是差官，就是海大人到这儿来！也沒有什么茶喝呀！

旗：什么海大人？

香：哎！你們不知道嗎？就是我們的县太爷，海瑞海青天呀！

旗：哈哈！我当什么了不起的官儿，原来是芝麻粒大的县令！（笑介）怎能与老爷們相提并論！（众随笑介）快快滚了回去，叫那些个村夫，与老爷們喂馬！

香：你干什么这样厉害？你們还不知道嗎？灾荒剛过，收成还未下来，連人都吃不飽，哪有什么草料喂馬呀？

旗：嘿嘿，真真的讨厌！（罵介）来来来！将地里的庄稼拔来喂馬！

香：（老介）哎呀！你們不能拔呀！你們就不知道海大人的告示？誰要是損害一棵庄稼，就杖責二十！

旗：哦！还有这些个說道么？来！将地里的庄稼与我全都拔掉！

香：你們不能拔！（拦介）

旗：与我打！（差官边打边拔麦）

李：（内白）差官老爷，且慢动手！

（上唱）遙見有人打阿香，

踐踏庄稼喪天良。

走向前來把話講，

这样欺人理不當！

你們這伙人，是哪里來的？踐踏庄稼，還拷打我的孙女，
難道就不怕王法了么？

旗：哈哈！我們乃是國公大人的差官，路過此地，口內焦渴，
你們不以香茶奉獻，還則罷了！老爺們拔些庄稼喂喂馬，
又算得了什麼，她竟敢攔阻，豈不是討打！

李：哎呀差官老爺呀！想此處連年荒旱，寸草不收，今年剛剛
逃荒回來，種上幾畝薄田，還不知秋收如何，今被你們糟
蹋淨光，叫我祖孫怎樣的活命呀？

旗：真真的囉嗦，与我打！（打介，李昏）帶馬，（又欲打介）便宜你
這老狗！（下）

香：爷爷！爷爷！

李：（唱）賊子作事心太狠，

踐踏庄田打公孫，

無有收成難活命，老天爺呀！

海：（上唱）秋收前到田間探視農情，

众乡亲为庄稼勤勤恳恳，

又傳來一陣陣痛哭之聲。

李：海大人救命啊！

海：（接唱）見老幼跪面前口喊救命，

快把你冤枉事說與我听。

李：海大人与我們做主呀！

海：吓？老夫不是李克勤么？因何面帶伤痕？

李：（唱）天過午在田間尚未用飯，

門前來了一伙差官。

毀庄稼全不顧百姓血汗，

拷打我祖孫遍體傷殘！我的海大人哪，海青天！

你看这几亩薄田俱踏完，

可恨我一年到头多辛苦，

到如今无有收成我怎不心酸？

海：（接唱）大明朝青苗法設有条款，

胆大的狗差官无法无天，

打良民毀庄稼我定严办，

这行为与强盜俱是一般，

劝老丈休流泪莫要心酸，

你要仔細講來慢慢對我言，

慢說他是恶差役，

当朝一品官犯王法决不寬寬！

吓！老丈，可曾問过他是哪里的差役？

李：这！

香：他說他是什么代天巡狩、什么国公的差官！

海：哦，張国公的差官？（介）老丈不必着急，今年就是秋收无望，本县也要設法帮助你！

李：多謝海大人。

海：左右！看两串銅錢，付与老丈，調治伤痕。

李：这……

海：老丈不必推辞。

李：多謝大人。

海：阿香！搀扶你家祖父回家去吧！（李、香下介）

（唱）适才老丈講一声，

海瑞心中暗思忖，

代天巡狩本为百姓……

赵：請老爷上馬！

海：（接唱）差官們却因何扰乱黎民？（下）

第 四 場

时 間：离前場時間不久。

地 点：淳安县衙。

人 物：旗牌、二随从、張千、李万、海瑞、海安、驛丞官、众差役。

从：来到县衙。

旗：嘿！象他娘的荒丘一般，待我击动他的堂鼓。

万：（急差介）哎，你你你这是干什么？

旗：王八日的！

千：哦！原来是上差到了！

旗：你们知县哪里去了，叫他出来见我！

千：您来的不凑巧，我们大人下乡劝农去了！

旗：俺奉了钦差大人之命，有事对他面谈，叫他速速回来！

万：大人就要回来，请到班房少坐！

旗：吓？你是怎样接待上差？班房岂是上差老爷歇息所在？

校卫们！打道公堂！（介）呔！打茶来！

万：是！（介）请您用茶！

旗：吓？以白水接待上差，敢情是轻慢差官老爷不成？

万：您看，这不是白开水，这是净水茶！

旗：去你娘的！（打介）

千：上差大人，您别着急！我们这衙门里，实在没有茶叶！

旗：嘿！清晨起来，尚未用饭，快快准备上等酒席伺候！

万：这可怎么办，连茶叶都没有，上哪儿给他弄酒席去？

千：这个刺头，挺难办，干脆有一句说一句，你看我的，（向旗）